

南图馆藏顾炎武手稿生了“老年斑” 古籍医生正在抢救中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句话，让昆山人顾炎武名垂青史，老少皆知。你见过顾炎武的手稿吗？南京图书馆馆藏《天下郡国利病书》书稿，是顾炎武的手迹，海内外独此一份，也是南图镇馆之宝之一。

这份300岁的书稿，其中4册目前正在“接受治疗”。它们生了什么病？古籍医生是如何拯救的？近日，记者探访了南京图书馆的古籍修复中心。与它同时修复的，还有珍贵的元刻本医书《永类铃方》。

距今300多年的手稿，生了“老年斑”

距今300多年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书稿，端正标致的小楷，字迹清晰可辨，有的部分还配有“简笔画”的山川地图。仔细看，可以看到朱砂轻轻点上去的句读，星星点点，落在字的右下角。还有写错了字挖掉再补上的痕迹……

顾炎武手稿《天下郡国利病书》共60册，从上世纪50年代进入南京图书馆以来，一直妥妥地保存在库房，因为它珍贵的文献价值，被评为“十大镇馆之宝”之一。

为什么其中4册会“生病”？陈绪军表示，具体原因很难说清楚，但如果不能尽快修复，问题可能越来越严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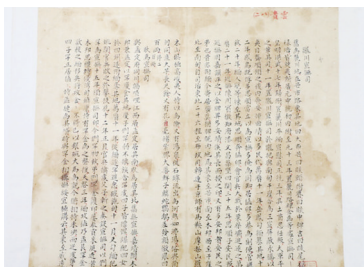
南京图书馆历史文献修复中心副研究员、业务主管陈绪军打开一个保险柜，小心翼翼地托出一册线装古籍，它被微微泛黄的毛太纸包裹着，还有一块平整的压书纸板托底。“为了不让它不再受伤害，我们取拿都要非常小心，平时不敢轻易直接碰它。”陈绪军告诉记者。

这是其中的第6册，瓷青纸的封面已经可以看出破损、颜色发灰，封面里有罗纹纸做的护叶，还有绢做的包角。正文叶的天头位置用朱砂字标注“北直隶卷”。在需要修复的4册中，它糟朽最严重，被单独保存在一个保险柜里，谨慎对待。书中夹着两张小纸条，分别被库房管理员标注着：“本册糟朽严重，不可翻动”“本册脆化”。

“最难修的，留到最后修。”将第6册放回保险柜之后，陈绪军走到工作台前，轻轻展开正在修复的“云贵卷”中的一叶。泛黄的书叶上，可以看到深深浅浅的“老年斑”。“这是酸化了的部位。我们测过，黄斑严重的部位，PH值只有3.0左右。”他说，酸化不仅让局部颜色变深，还会加速纸张脆化、老化，轻轻一碰，可能就碎了。

历时两年修了3册，每一步都是精细活儿

如何修复？修复师首先要做的，是将纸张脱酸。毛笔蘸上千分之五的小苏打水溶液，轻轻点在黄斑的部位，静置几分钟，再重新来一遍，然后再用清水点两遍。



《天下郡国利病书》书稿



湿水展平



修补

脱酸之后，才是修书。简子叶在高清修复台上展开，喷上清水，摊平，刷上小麦淀粉制成的浆糊，然后托上薄薄一层皮纸加固。“相比书叶用的竹纸，皮纸的纤维长，韧性更好。”陈绪军说，如果酸化的面积不大，会选择局部加固，沿着黄斑的边缘加一层皮纸；如果酸化面积大，在整个书叶背后“整托”一张皮纸，再裁去边缘多余的部分。

纸张加固之后，再修补虫蛀、缺损的小洞。如果有缺角怎么办？陈绪军找来颜色接近的毛太纸，撕下一小块，涂上浆糊，再用镊子把搭茬剔除到2毫米。和染色的纸张不同，毛太纸是用嫩竹做的，存放了30年，呈现出自然老化、发黄的颜色。补的时候，还得注意纸的纹路方向一致。

无论脱酸，还是修复，都是精细活儿。每处理一叶，大概就需要一个小时，碰到需要拼接的碎片，那时间就更久了。

历时两年多的“抢救”，除了“病情”最严重的第6册，另外3册已经基本完成“手术”了。

因为《天下郡国利病书》是镇馆之宝之一，所以修复的要求也非常高。修复方案经过一再讨论，动手之前，先试修了遭遇相似问题的《太平御览》。修复过程中，细节部分要留下视频资料，碰到特殊情况，陈绪军会及时与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专家、南京图书馆特聘的古籍修复技艺传习所导师朱振彬沟通，确定具体的执行方案。遇上温度、湿度不适合的时候，比如梅雨天，修复师会选择暂停一下。陈绪军透露，按照目前的进度来看，预计明年能全部修完。

整旧如旧、全程可逆，最难的是做取舍

“这4册《天下郡国利病书》，我们基本是抢救性地修复。修复的过程，严格遵守‘整旧如旧’的原则。”陈绪军告诉记者。

有文字内容的纸，任何情况下都得保全下来。书的每一个“简子叶”的背后，还有衬纸，这是一种常见的保护书的方法。“不太清楚衬纸是什么时候加的，有可能和书叶不是一个年代的，但它也是文物的一部分。”陈绪军说，衬纸也遭遇了和书叶一样的问题，因此，他将每一叶取下，能保留的都尽量保留下来，“最难的就是做选择，哪张要、哪张不要。除非问题太严重，留下它会祸害整体的书，才会选择替换掉。被替换掉的衬纸，我们会拿小袋子装起来，贴上标签保存。”

除了整旧如旧，还会考虑到可逆性原则。托纸加固的时候，用浆糊粘连的纸，可保两百年不脱落，但在湿水之后可以去掉。“我们现在添加上去的材料，比如托纸、粘合剂，都是可逆的。随着社会发展，如果将来有更好的材料来修复，我们可以把现在用的这些材料取下来。”陈绪军说。

700岁元刻本医书，古人也曾修补过

酸化、脆化、絮化、虫蛀……传世数百年的古籍，即使字迹隽永，也常常会出现不少“病症”。

南图的珍贵古籍修复项目，目前正在进行的，还有元刻本《永类铃方》。这是一部医书，至今已近700岁“高龄”，也是这部书现存最早的版本。南图收藏的只有其中两册，是一个残本。目前全国三家单位藏有此书，都是残本。因为元刻本传世比较少，所以非常珍贵。

和《天下郡国利病书》书稿不一样，元刻本《永类铃方》的老年斑并不明显，它的主要“病症”在于书口磨损，部分纸张出现絮化。“纸张蓬松了，一碰会掉渣。”南京图书馆历史文献部馆员丁峰说，他需要做的是，把书口补充起来，加固絮化的地方。

这两册书，每一叶都包含一两叶薄薄的衬纸。“衬纸可能是清代加上去的，我们都保留下来了，保持它原来的状态。”丁峰介绍。有几叶的书口补了一些笔画，但因为中间书口断了，补的笔画落在了衬纸上，他把衬纸上的笔画“挖下来”，补在了书叶上，再把衬纸补起来，保证书叶正面能看到字。

传世近700年，古人也对它做过修补。以前修复古籍，古人会采用“划栏补字”的方法，比如，缺字的地方，拿纸补上之后，在这里画一个栏框，再从别的版本上找到相应的字，把这个字临摹上去。丁峰告诉记者，现在修复一般不会这么做，但他会复原衬纸上的“划栏补字”，“原来浆糊失效的地方，上面有字的，全都得保留。”

快报

一铲子挖出的

顶级元青花：

青花釉里红开光贴花盖罐

在河北博物院副研究馆员李立华看来，青花釉里红开光贴花盖罐是一件堪称里程碑的瓷器极品，代表了元青花的最高水平。

时间回到1964年5月11日。建筑工程队在保定市永华南路小学基建施工，当地基挖到一米来深的时候，一个工人一铲子下去，一个洞穴出现了，里面竟然是一批瓷器……

这一铲子，就挖出了顶级国宝——青花釉里红开光贴花盖罐。

“元代是中国陶瓷史发展的转折点，但因元代青花瓷器烧制时间短等原因，所以存世量较少，元代青花釉里红作品更是少，存世也就更为罕见。”李立华说。

此盖罐通高41厘米、口径15.5厘米、足径18.5厘米，造型丰满浑厚，纹饰层次鲜明，综合了绘、镂、塑、模印、贴等多种技法。青花和釉里红集于一器，红、蓝交相辉映，整体形成一种气度雍容而又花团锦簇的艺术效果。

“此盖罐集多种装饰手法之大成，是存世元青花中的顶级艺术品。”李立华说，青花的呈色剂是氧化钴，呈色稳定；釉里红的呈色剂是氧化铜，极易挥发，因此对窑室的烧成气温要求十分严格。由于青花和釉里红是性质不同、烧成条件不同的两种釉下彩，要使青花和釉里红都呈色鲜艳，烧制工艺难度很大。

李立华介绍，目前已知类似的元代青花釉里红开光贴花盖罐器物在全世界范围内仅有四件存世，河北博物院这件是最大最完整的一件。北京故宫博物院与这件几乎一模一样，可称孪生兄弟，另外两件在国外。

经过考古人员专业清理，这个并非墓葬的洞穴内共出土瓷器11件。经文物考古人员初步鉴定，这批瓷器应为元代作品。此次发现，与1980年在江西高安出土的元代瓷器一并，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元代青花瓷最重要的两次发现。

这件国宝出土半个世纪以来，直到上世纪90年代，仅有过一次十多天的短暂公开展示。直到2013年6月，河北博物院新馆开放，这件青花釉里红开光贴花盖罐和与它同时出土的青花海水龙纹带盖八棱瓶等珍贵文物，才得以让世人细细品味观赏。

新华